



系列长篇小说

乾隆皇帝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夕照空山

二月河 著



系列长篇小说

乾隆皇帝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山空照夕

二月河 著

内容简介

《夕照空山》是部系列长篇小说《乾隆皇帝》的第二卷。

进入壮年时期的乾隆一改青年时期的风采。为了在文武两方面开创清王朝的辉煌盛世,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勇创大业之中。征讨大小金川的战事,屡战屡败;运往前线的军饷,被抢劫一空;追捕白莲教女首领“一枝花”,一次次失利。为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征集民间善本、孤版图书,又到土子们的低制。再加上富察皇后病势垂危,皇七子病逝。国事家事连连受挫,乾隆仍然壮怀激烈、坚韧不拔、日夜勤政不息。

作品塑造了一大批活鲜鲜的艺术形象,颇能引人深思。

独家真本 盗版必究

系列长篇小说 **乾隆皇帝** 夕照空山

二月河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省瑞光印力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 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.25

字数 428000 印数 30000—35000 册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80623-023-8/1·14

定价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

作者

二月河：本名凌解放，一九四五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一九六八年入伍，一九七八年转业到南阳市工作，现为南阳市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河南理事。近年来，创作出版有系列长篇小说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。

目 录

- 一 刘延清放赈下济南
高国舅争功赴婚宴····· (1)
- 二 假侯相淫乱马家宅
真土匪借粮太平镇····· (13)
- 三 胡印中仗义反大寨
一枝花事败出山东····· (26)
- 四 小路子邂逅邀皇恩
智勒敏奏对乾清门····· (39)
- 五 乾隆帝婉言抚老臣
张廷玉谆语教后生····· (52)
- 六 老成宿将陈说边事
多情女子勇赴火刑····· (65)
- 七 将帅不和沙场纵敌
萁豆相残军前决斗····· (76)
- 八 夫妻絮语论功说名
棠儿兴起理财立规····· (90)
- 九 风雪夜君相侃大政
养心殿学士诉民瘼····· (103)
- 十 追往事汪氏复妃位
维皇德太后理官务····· (117)
- 十一 贤惠皇后因病得喜
风流天子为国断情····· (130)
- 十二 旧宗亲慕名投门墙
真文豪巧造无材汤····· (144)

- 十 三 小杂佐挥扇撞木钟
大制台筹划运钱粮····· (159)
- 十 四 高国舅夜逛凤彩楼
易姑娘败走浮石山····· (173)
- 十 五 情马无缰阳沟失事
穷途计短议劫王纲····· (184)
- 十 六 一枝花施计夺军饷
刘吴龙具折弹卢焯····· (198)
- 十 七 君臣议政痛说往事
龙凤相爱对口吸痰····· (212)
- 十 八 纪晓岚咏诗惊四座
富国舅念恩赠红妆····· (226)
- 十 九 议破案李卫讲谋略
追往事遗臣献画图····· (241)
- 二 十 敏士不敏靴中失火
勤政议政老相宠衰····· (255)
- 二十一 蔽山震虎捉拿逃犯
化整为零匿迹江湖····· (268)
- 二十二 燕入云失意投清室
胡印中落魄逃大难····· (282)
- 二十三 生嫌隙少将带孤军
同敌忾迎敌困金川····· (295)
- 二十四 将相不和士气难扬
定谋欺君魍魉心肠····· (311)
- 二十五 城下之盟庆复辱命
万里逃亡阿桂归京····· (325)
- 二十六 排郁闷乾隆巡鲁南
扶难民县令费心力····· (342)

- 二十七 查民风微服观庙会
布教义乱刀诛恶霸…………… (354)
- 二十八 说宦情夜宴狱神庙
惜能吏皇帝探死囚…………… (367)
- 二十九 缴贡物棠儿入官阙
探雪芹敦氏逢故人…………… (381)
- 三十 迎钦差黄鹤楼接风
慢公务总督署反目…………… (395)
- 三十一 隔山拜佛错观风路
求同却异色空相误…………… (408)
- 三十二 道不同斗法上清观
情无计钱衙挪官银…………… (421)
- 三十三 千乘万骑临幸承德
苦谏巧纳缓修园林…………… (435)
- 三十四 笑话连篇皇帝开心
训诫谆谆皇后讲情…………… (447)
- 三十五 三车凌感恩皈朝廷
小奴隶行孝感天恩…………… (462)
- 三十六 报主恩巴特尔刺熊
全圣颜纪晓岚落马…………… (476)
- 三十七 妄调情高国舅无趣
闹学塾曹雪芹辞差…………… (491)
- 三十八 修巨帙文人皆惊心
绝奢望痴官染疫疾…………… (505)
- 三十九 机事不密易瑛漏网
军务疏失庸相误国…………… (519)
- 四十 乾隆帝丧子慰中官
曹雪芹泪尽归离恨…………… (533)

一 刘延清放赈下济南 高国舅争功赴婚宴

一群群的蝗虫黑鸦鸦地遮满了天空，像阴霾密布的乌云，像游走低空的沙雾，一团团一块块厮搅着卷过大地。这乌云沙雾所过之处，漫天遮日昏暗无光。四处传来啞叶啞桑的声音汇成一片，像夏天的骤雨，又像秋风中翻滚的松涛。起落扫荡间，成垧成顷的谷子霎时间就被吃得一棵不剩。连一根谷茎也没留下。村落里一经蝗虫，像遭了兵燹，所有的树木，什么槐柳桑榆、什么椿楸桃李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桠，在灰暗低空中呻吟。所有的田野都被吃得成了白地，漫山遍野都是亮晶晶粘乎乎的蝗虫口液和黑泥一样的粪便，河湖港汊都变得一片混浊。这蝗虫自七月末起，从鲁东的海阳、栖霞飞来，一路西进，吃得天地变色，日月无光，吃得场光地净寸草不留，吃得山秃树净野无稼禾，吃得庄户人家呼天抢地哭声遍野。吃，吃，吃……吃得乾隆六年的山东大地一片凄凉！

一乘绿呢大桥过晌时分筛着大锣进了济南城，前面鹵簿仪仗举着半人高的蓝底镶黄虎头牌。一块牌写着：

进士及第 钦命山东宣抚使刘

另一块写着：

文武百官军民人等齐回避

大桥在城西南小清河畔的驿馆前稳稳落下。轿身一倾，一个五短身材、面色黝黑的中年官员呵着身子钻出轿来。他穿着九蟒五爪官袍，外边罩着的锦鸡补子似乎有点绽线，右下角微微卷了起来，黑黝黝的四方脸上满是刀刻一样的皱纹，只两道稍稍剔起的浓眉和一双晶莹生光的三角眼，告诉人们他已正当盛年。小清河驿馆是个十分冷清的去处，除了街对面一家生药铺子、两处饭馆，几乎没有有什么店肆堂舍。几个抓药的人远远隔街看着这位二品大员，在窃窃私议：

“这位大人是谁？”

“刘统勋，刘大人，字延清！是咱们大清的包龙图。咱们山东如今遭灾，准是放粮来了——你瞧，那个迎上去参拜的就是藩台爷……”

“呀，他就是刘延清大人！就是杀刘藩台、杀喀尔钦学政大人的么？”

“不是他老人家，还有谁？将贺府的棺材放在大理寺前，当众开棺验尸，我就在北京。那场面真吓死人。延清大人要不当场擒拿顺天府尹，亲自验尸，贺露滢就冤到底儿了！”

“啧啧……人不可貌相，真瞧不出来。瞧他那模样儿，和我们家那个饿不死的老长工差不多……”

“别放屁了！先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，三尖葫芦头，两片招风耳，凭你那狗眼，能看出个高低？兵部刑部的大人们见了延清大老爷那双眼，都吓得腿肚子转筋呢！”

“啧啧……人家也是人，咱也是人。他妈的人跟人就不一样。看看人家那轿，那顶子，还插着根野鸡翎……”

“那叫孔雀翎子！你道那是唱戏么？岳中丞还戴不上这翎子呢！”

……

刘统勋由于坐轿时辰太久，两条微微罗圈的腿在地上沉重地挪了两步，神色有点迷惘地看着迎上来的山东布政使高恒，问道：“岳中丞呢？他今儿不在衙中？”

“回中堂话，”高恒陪笑道：“济宁那边灾民斗殴，怕有人聚众闹事。岳中丞昨晚就骑快马，和叶臬台一道去了。我刚调省里不久，人事都还不熟，就留下坐爨儿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用手让着刘统勋进驿馆。“延清公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山东这地方民风强悍难制，是个出响马的窝子，又遭这么大的灾，通省绝收，一个不小心准要捅出大乱子呢……”高恒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和刘统勋一同进了上房，行了庭参礼，这才献茶，入座。

刘统勋深邃的目光凝视着风度翩翩的高恒。他还不到三十岁，身材削瘦仿佛弱不禁风。瘦长脸，细眉毛，丹凤目，一副女相。他出身于名门大族，其父高斌为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，现在已经过世。其从兄高晋还在，任着礼部尚书，署着直隶总督印；更有一母同胞的姐姐，是当今乾隆皇帝的宠妃高佳氏皇贵妃。一门两相加娘娘，自然官场得意。乾隆元年以荫生授户部主事，不数年间由盐政改任总兵，又调至山东署理藩台衙门，俨然一个方面大员了。高恒被刘统勋的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，偏过脸看了看院里被蝗虫吃得只剩了老干的槐树，淡然笑道：“人都说延清公为当今包龙图，可惜我一向在山海关盐政上当差，在京见面机会不多。这番大人来山东，诸多事务要多请赐教。我年轻，又是国戚，稍不经心，人家就说我是纨绔子弟国舅爷。自己名声不好也还罢了，拖累了皇上，这罪过就大了。”刘统勋没想到他一眼就看穿了自己心思，怔了一下笑道：“傅恒不是和你一样？他姐姐还是正宫皇后呢！原来在南京办差也有些闲话，黑查山一仗打下来，人们都另眼相看了。如今背后再也没人叫“国舅”。堂堂正正的三号军机大臣——功名事业是血汗挣的，人眼里都有一杆秤嘛！刘统勋起身踱了几步，在窗前站住，隔着亮窗望望外面寂寥的秋空，问道：“岳中丞你们会议

过赈灾的事么？他的折子写得不细。临出京时，皇上至嘱再三，要紧的是看有什么难处。”

“粮食是第一要务。”高恒细细的眼睛闪烁着，沉吟道：“山东过蝗虫，秋粮是绝收了，但夏粮小麦却是丰收的，加上早玉米、早稻，还有红苕、山药……历年藩库的存粮还有一百二十万石，各地义仓存粮约有五十万石，按每人每日半斤粮计，通省渡荒还缺一百七十万石左右。省镇、各府的一些大户，家中也有存粮，不下四十万石。这样合计下来，我省缺粮在一百到一百三十万石。”他说着已是站起身来，皱着眉，一边踱步，一边自己设问自己作答：“这一百三十万石粮食从哪里来弄？当然，皇上一定还有恩诏的，但我们作臣子的得能体贴圣心，为皇上分忧，不能坐在那里等恩典。我盘算了一下，可以发文给两江总督尹继善，从他那里买七十万石糙米，江南明年疏浚清江漕运所用的民工，都由我们山东派出。以工还粮。我管着盐政，山东几处盐场今年厘金全部免收，仅此一项三十万两，又可购粮十成石。鲁北一带的水产如荷藕、菱角、芦苇、鲢虾之类，鲁东一带其实还有些州县并没有遭灾。通算下来，如果竭泽而渔，不要朝廷一文钱一两粮，山东也可以自救。但我皇上有如天之仁，断不许我们做臣子的搜刮民财弄得鸡飞狗跳，一定有漕粮拨过来的。我想，朝廷如能调拨七十万到一百万石粮来，连明年的种子粮，也都有了。”

刘统勋原打算等巡抚岳浚和臬台丁国栋一道商量这些事的，不料这位貌似风流公子哥的“国舅爷”已经胸有成竹，筹划得这样周详！他听得目光炯炯，竟回身改容一躬说道：“高八爷，您这样肯用心，山东无饥馑矣！只是这样做，要开罪所有屯粮大户。还有，有些赤贫户无钱买粮，低价他也出不起，又如何料理？”高恒笑道：“别说遭这样大灾，就是丰年，也免不了有冻饿死的。上面说的只是大略，其实还有些细务，比如每个镇子都要设粥场，由藩库发粮，除去吏员层层克扣，到灾民口中不能少于二十万石。仅这一项，库

里要准备糟踏二十万石，一共要出四十万石呢！”刘统勋蹙额一叹，笑道：“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我放过多少次粮，有一半到百姓口里，就算很不错了。”

“任凭官清似水，无奈吏滑如油，确乎不能根绝贪污中饱。”高恒目光游移流动，望着院内昏黄的日影，徐徐吐着气似笑不笑地说道：“中堂这次来，可以坐镇济南看我杀人。冒领赈粮的，囤积居奇的，我非宰他几个不可！”刘统勋愈听心中愈是惊讶。高恒在山海关盐政上办差十年，户部从雍正八年到乾隆五年，三次暗地查帐，银帐物三项对照，清如水，明如镜。吏部考功司暗访，居官也十分清廉。但他背了个“国舅”名声，连刘统勋也认为，不过是个清廉自守谨慎自爱的外戚而已。今日初一交谈，胸中经纬竟不亚于李卫、尹继善这些名吏！思量着，刘统勋松弛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八爷这样精心筹划，也真是无懈可击。统勋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只是大灾之后两条可虑，一是瘟疫，二是盗贼，要未雨绸缪，不要出事，平安度过，就是功劳。”

高恒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两条皇上早已有密谕发下来了，已派人从两江、两广、云贵采办大黄、黄连，以防瘟疫。至于缉盗拿贼，不是我的长处。岳中丞是将门之子，丁世雄又是跟着傅六哥打过仗的。刘大人您又是统领天下缉盗事务的刑部尚书，如今又坐镇山东，还怕几个草寇不成！兄弟是万万放心的。”刘统勋笑道：“其实赈灾赈得好，再没个盗贼蜂起的理。我这次来，带了黄天霸来就为这个。江西和山西匪寇虽已剿灭，飘高虽已落网，但‘一枝花’却不知去向，还有山东齐二寡妇一路，虽然败了，人还没拿住。这都不是寻常打家劫舍的匪徒，是专和朝廷作对的巨贼。不可不防，他们若流窜到山东，乘机传道，聚众谋逆，便成了大事。我来这里前，皇上三次召见，一是说赈灾，二是说防变。不赈灾必定民变，治安乱又妨害赈灾。至于瘟疫，现在已是秋末，明春三月前断然不会传疫。等岳中丞回来，我们尽着大事紧事先办。先出个安民告示稳住人心。”正说着，二门上的驿丁匆匆进来禀告：“刘

大人,我们臬台大人来拜!”高恒听说丁世雄来了,便起身迎了上去,笑呵呵地执着丁世雄的手,寒暄道:“我算着你们最快也要明日回来呢!岳中丞呢?——这位是?”高恒见丁世雄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的武官,随口问道。

“哦,这位是跟着延清大人同来山东的刑部巡检司黄观察,讳天霸的就是——刘大人在里边吧,我们见过再谈,还有要紧事呢!”丁世雄说着便拾级上阶。见了刘统勋便伏地跪请圣安。

“圣躬安!”刘统勋代天作答,笑容可掬地虚扶丁世雄起身,一边让座叫茶,一边笑道:“济宁那边有事,何必这么匆忙赶回来。大家都是一个差使,闹起客气来就没趣了。”丁世雄斜签着身子坐在刘统勋对面,陪笑道:“济宁的事已经料理了。岳大人昨天摘了济宁道十二名官员的顶子候参听勘。砸粥棚、冲衙门的头儿抓了二十多,事情已经平下去。今天济宁府大出红差,连同原来监候在押的劫盗和闹事的匪民,一共要杀四五十个。岳中丞亲自监斩,明儿就打道回省城。昨儿晚间有眼线密报,博山黑风崖上聚的土匪要下山劫粮,所以骑马赶回来,又遇上黄观察,这里见见钦差,立马要办这案子。如今人心不稳,如让土匪闹起来就不容易再按下去……”刘统勋听得目光炯炯,一按椅背站起身来,盯着丁世雄问道:“黑风崖?!有多少土匪?”

“回中堂,那地方偏僻荒凉,历来就有强人出没。有些老百姓亦匪亦农,官军来了他们是‘老百姓’;商队路过便一轰而去抢劫,又是土匪。山寨上头的匪头儿叫刘三秃子,平日在山上常住的土匪,大约一二百人。”

“前年不是报说已经剿平黑风崖的匪巢。这是谁报的?”

“是前任总兵穆彰阿,如今已经转任黑龙江都统。”

“你既然接了这省臬司衙门印,这么大匪情,又是讳盗冒功的大案,为什么不报刑部知道?”

丁世雄赶忙站起来肃立回话。听刘统勋问得结实,胆怯地看

了他一眼，啜囁着说道：“中堂，讳盗的事，地方官都知道，哪个省都有的——”他没说完，高恒在旁冷冷插了一句，“老兄是穆彰阿荐起来的，怕参了他，老兄的顶子也保不住，对吧！”丁世雄便不言声。

“现在且不理论这个了。”刘统勋从愤怒中清醒过来。“说说你的打算，先把差使办下来再说。”

原来这黑风崖地处莱芜境西北六十里的太平镇，离省城其实只有七十里，其地山势峻峭、林木茂密，狼蹲虎踞的黑色巨石满布峭壁之间，中间只有沿溪一条羊肠小道从山东北岔开，一条蜿蜒通向石门山，一条通向济南，是莱芜、泰安、博山和济南省城交界之地，号称“四不管地面”。康熙年间山东巨寇刘大疤啸聚绿林，这里是他过冬的暖寨。后来三藩乱起，为稳定中原，赵良栋几度率兵扫荡围剿都没有能铲除尽净。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刘大疤被招安，归服朝廷，才算清除匪患，倒也太平了几十年。雍正年间，河南的“模范总督”田文镜，逼着有家有业的老百姓背井离乡“垦荒”，加之旱灾，河南百姓逃到山东，渐渐地就闹起打家劫舍的匪患。田文镜是雍正皇帝的头号“模范”，当时的山东巡抚莫大兴是有名的“莫面糊”，剿不了土匪又不敢告田文镜的状。倒是岳浚到任，从南到北狠剿几阵，如抱犊崮、孟良崮、龟蒙顶、鲁山几处匪巢都被捣毁了，只这个“四不管”地面，风声一紧，就“没有”了土匪，风声过去依然如故，这刘三秃子主意拿得稳，大案不犯，小案不断，皇粮不劫，库银不抢，只是“搔痒痒”，过得去就成，府县里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马马虎虎听之任之了。

但今年的蝗灾太重了，眼看普天漫地的蚱蜢吃得山东成了“秃子省”，寨里存粮吃到年底就支撑不下去，明年更是无处“借粮”，刘三秃子情急之下，发帖子给太平镇马大善人，要借粮七百石。

“这是马本善叫人飞递过来的帖子。”丁世雄说了大概情形，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马粪纸折页，递给刘统勋。一边说道：“看样子刘三秃子是想趁马本善娶媳妇这个日子劫票借粮……”高恒忙凑

过来看时，那纸上大大小小横七竖八毫无章法地写着：

马大山(善)人，八月二十二你娶儿媳，咱们功(恭)喜功喜！咱们这些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勾当的，没啥玩艺功(恭)贺，送你山核桃一车，叫那婆娘给你生一堆孙子。山(善)有山(善)报，你老龟孙当得的。码头(山寨)现今缺粮，喜酒免了你孝敬。七百石粮，日翻你老祖宗，你也得给老子呕出来——一字不漏，就这么写给老狗日的！

高恒正发怔间，刘统勋笑了笑说道：“这贼窝子里的师爷也是个浑人，叫他‘一字不漏’，他就连背地里的话也照录不误——只是贵司打算怎么料理呢？”丁世雄抬头看看黄天霸，笑道：“卑职和天霸兄已经有个计较。面见大人，就是想借用天霸几天。”

黄天霸脸上永是挂着一副不卑不亢的笑容，他本在刘统勋身后站着，闪出身来向刘、高二人一揖，从容说道：“黑风崖这股强人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官兵几次进剿都没有见功，就为他们耳目太灵。省城这边发兵，那边的贼已经远走高飞。所以这次和丁兄计议，趁马本善家这场喜事智取了黑风崖的老巢。丁兄已经密点了二百官兵扮成粮贩子去了太平镇。我和丁兄连夜赶往马家，在婚筵上和刘三秃子大干一场！”

“好！”高恒听得精神一振。动着心思也要沾这功劳，合掌拍节笑道：“这是很热闹的一出戏。我生在北京，在绮罗丛里长大，不可不长这个见识。我从北京府里带着三十多个家生子儿奴才，也去马家凑个趣儿。”

刘统勋觉得新奇有趣，但他毕竟官场老吏，城府很深，立起身来踱了几步，仰脸看着天棚，慢慢地说道：“这种事戏里虽然有，兵凶战危，决不能当戏来演。我很疑你臬司衙门城就有通敌的。两个方面大员、一个刑部堂官若在黑风崖这个小小的山头闹闪失了，

朝廷颜面怎么维持？——我不是不赞成，是要你们思虑得周详，再周详一点。”丁世雄听了马上回道：“这事我们开头就计议过了。兵，都是岳中丞从四川带来的亲兵，我衙门里的一个不用。如今山上树木花草都被吃得精光，土匪们也不好遮掩。他们要过冬，要备荒，抢粮是势在必行的事。我们小心一些，还是有十足把握的。”“这事你们不来禀我也就罢了。我既知道了，当然要负责。”刘统勋越想“失败”的后果，越觉得事关重大，淡然一笑道：“用我的令牌，密调博山绿营兵一棚，八月二十二日夜里亥时准时到太平镇接应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你们看呢？”

“中堂妙算周详！”

“什么‘妙算周详’，不过防患于未然罢了！你们放心一条，我绝不要‘功劳’，刘统勋笑道，“我和岳中丞坐守济南城，等着你们传来捷报！”

“是！”三人一齐躬身说道。

目送三人出了驿馆，刘统勋心里谋划了一下，便坐下来写奏章，想把山东赈灾安排详细奏明皇上。写到高恒，又觉得没法下笔。索性便合起折子，叫过随行的三个师爷，计议如何从直隶、安徽、河南、山西等省调拨芦席木料、采买舍粥用的大粥锅，还有全省所需柴草更是令人头疼，过冬用的饲料、草料，取暖做饭用的柴炭也都奇缺……一件一件从平常人家过日子上着想，十分琐细不堪，直到子夜时分才理出个眉目。

平太镇的首富马本善家此刻却陷在一片慌乱之中。土匪借粮原也是寻常事，这个“四不管镇子”地处沂山老山沟里。自己的佃户里也有不少人，和寨上刘三秃子常来常往，寨里一句话传下来，借个三千两千斤粮，二话不说就叫长工送上去了。他自认是土匪的“窝边草”，既通匪，又通官府，兵来支兵，匪来资匪，四面通融，几十年来，与官匪相处平安无事，刘三秃子总不至于连这窝边草也不要

吧。想不到这次竟这么不讲情面，一张口就是七百石！七百石粮他有，但也就腾空了他的库底，明年就得跟那些泥脚杆子一道去吃舍粥棚的饭——这面子扫得太大了，而且济南城粮价已经涨到三十两银子一石，一声“借”，两万多两银子凭空就没了，也实在叫人肉疼。所以才把刘三秃子那封借粮信偷偷递到了省城。但信寄出去，他立刻又后悔了，臬司衙门里就敢保证没有通匪的？一旦露出馅儿，这一家人，这份家业可就万劫不存了。再说，万一省里不发兵，留这个“把柄”在人家手里，早晚也要大祸临头的……若是倾家荡产地去支应这个刘三秃子，将来官府知道了，办个“通匪”罪名儿，也免不了背上插起亡命牌挨一刀——心里正七上八下的没个安落处。信寄出三天，马本善像热锅上蚂蚁一般难熬。往张家湾亲家那边送婚书、聘礼等一切事务都由大儿子马骥遥往来奔走。二儿子马骥远是新郎，正兴兴头头要娶媳妇儿。请舅舅、迎姑姑；发请帖、请戏班子、布置喜堂、安置筵席、请吹鼓手的事由老三奔走。一大家子几十口人走马灯般忙成一团乱麻，谁也没留心老爷子急得心如火灼，只是叫管门的老马头到门外“看着点”。弄得不知内情的家人们莫名其妙。

熬到二十二正日子，土匪官府两无消息。神经绷得很紧的马本善反而松弛下来，鸡不叫就起了床，看看二儿子的喜堂，又到搭好的芦棚里看着大师傅们宰鱼、杀鸡、煮肉、炸丸子，从溢着白雾的灶棚出来，站在院里嗅了嗅弥漫着的肉香，见老马头满身是霜从外头进来，忙招手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“老爷！”老马头搓了搓冻得有点发木的脸，几步趋跑过来禀道：“老东家，起恁早？告您老人家一个讯儿——人来了！”

“谁?!”马本善浑身一颤，“哪边的?”

“官府的，来的还是大官儿呢！”老马头激动得声音发抖，“省里的丁臬台亲自带兵来了，现在门外等着见您呢！”

马本善两腿一软，几乎瘫坐在地上。老马头忙来扶时，他已经